

剖視最近日本的教科書檢定問題

張 隆 義

一、前 言

今（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日本幾個大報以頭條新聞刊載：從明年四月開始由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所使用的新教科書，已於二十五日經文部省（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檢定完畢，將從七月一日起公開展示。各報同時透露，文部省對今年高中社會科的「日本史」和「世界史」的檢定極為嚴格，對某些用語及內容要求重新改寫。按照文部省所提修正意見和改善意見的指示，某一日本史原稿內容須予變更者多達六百數十處，社會科平均約為三百至四百處，可見日本政府對教科書內容的記述，加強管制，比以前更為嚴格^①。

教科書的檢定本來是屬於國內的問題，但檢定的內容經報端揭露後，逐漸受到外國的注意，甚至引起抗議，以致演變成外交問題，這是日本政府始料所不及的。純國內問題的教科書檢定，為何會演變成外交問題呢？本文即擬針對此一問題作一分析。

二、近鄰各國對日本同聲譴責

根據日本報紙的消息，這次教科書內容檢定的特徵為：（一）對戰前日本的「侵略」行爲的記述，極力沖淡；（二）對奈良時代以前的天皇的稱呼，使用敬語方式；（三）述說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的「民主性」；（四）自衛隊的成立係根據自衛隊法；（五）主張對「北方領土」擁有主權；（六）強調國民的義務；（七）擁護大企業、資本主義等^②。其中有關侵略史實的部份，因涉及其他國家而受到注目，尤其對侵略中國、韓國的部份，檢定後有不少的地方，在文字上已作了修改。例如：（一）對南京大屠殺的部份。檢定前原稿本爲「

註①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② 同註①。

佔領南京之際，日軍殺害多數的中國軍民，並加諸暴行、掠奪、放火，稱之為南京大屠殺，受到國際的非難，據說犧牲的中國人達二十萬人。檢定後成為「佔領南京之際，在混亂之中，日軍殺害多數的中國軍民，是為南京大屠殺，受到國際的非難」。檢定前「日軍佔領南京時，屠殺許多的非戰鬥人員，受到國際的非難」。檢定後成為「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日軍也損失不小，於是激昂的日軍，在佔領南京之際，屠殺多數的中國軍民，受到國際的非難」^⑧。將暴行、掠奪、放火等罪行刪掉，並將二十萬的犧牲者改以「多數」來代替。對南京大屠殺也以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為藉口，企圖掩飾日軍的暴行，沖淡日本的侵略罪行。(二)有關侵略字句的更換。檢定前「日本的對華侵略」，檢定後改為「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標題語)。檢定前「從對滿洲侵略開始的十五年戰爭」，檢定後改為「此種戰爭」。檢前定「(李頓)調查團認為日本的行為為侵略，故國際聯盟決議不承認『滿洲國』」，檢定後改為「調查團不認為日本的行為為正當，國際聯盟……」^④。另外，如將「侵略華北」、「全面侵略」改為「進出華北」、「全面侵攻」，刪掉或更換侵略的字句^⑥。

日本政府這種藉教科書的檢定來粉飾或減輕對外侵略罪行及故意歪曲史實的行爲，已嚴重傷害了戰爭受害國家的國民感情，尤其中韓兩國人民受到日本侵略的禍害最大，更加無法容忍，於是紛紛向日本提出警告和抗議。

首先，臺北「聯合報」在六月二十九日的社論中，對日本文部省檢定的高中教科書裏，故意歪曲侵華史實的部份提出了嚴正的抗議，呼籲日本的輿論界發揮良心去阻止文部省隨意更改史實，並呼籲受過日本侵略的各國，擴大國際的輿論去影響日本，使日本能够懸崖勒馬^⑨。七月二十日韓國具有影響力的「東亞日報」，以一整頁的篇幅，就日本教科書將一九一九年的韓國「三一獨立運動」改寫為「暴動」等等，加以評論，稱爲「韓日關係亮出紅燈」。韓國一部份的大眾傳播機構更主張「應循外交途徑要求日本更正」，或主張「由韓日兩國就修正教科書進行共同作業」^⑩。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與日本教職員工會委員長樞枝元文討論有關下年度預算及教科書等問題。樞枝就教科書檢定事，要求文部省反省。渠稱：「在政治上必須不偏不倚之文部省，事實上却最偏斜，可由此對高中社會科教科書之檢定中獲得證明。教科書問題現已發展成外交問題，但願文部省不要歪曲事實。」小川却反駁稱：「文部省一向以公正立場指導教科書作客觀記述。所謂在南京殺了二十萬人一節，係根據傳聞，不具有作為資料之可靠性，文部省並無錯誤。」同時小川對於教科書檢定將「侵略」改寫爲「進出」，認爲是正當的作法^⑪。同日國土廳長官松野幸泰也說：「韓國過問日本教科書之記述內容，視

③〔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④同註③。

⑤〔東京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⑥〔聯合報〕、社論「日本文部省的『洗腦』與危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⑦〔產經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⑧〔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⑨〔聯合報〕、社論「日本文部省的『洗腦』與危機」、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⑩〔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⑪〔聯合報〕、社論「日本文部省的『洗腦』與危機」、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其情形如何，有可能成爲干涉內政」；並謂：「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也有錯誤，例如日韓合併在韓國認爲日本侵略，但揆諸當時韓國的國內情勢，不知道那一邊才正確，日本也應該好好調查」^⑨。不僅態度強硬，反而倒咬一口。

教科書檢定固然爲內政問題，但當檢定觸及國際關係時，當事國自不會靜默不管。例如去年日本對他國地圖或教科書中有關「北方領土」的記載，也曾直接要求接受日本政府的意見，加以更正。因此，上述日本閣員這種以「內政干涉」爲詞而爲侵略行爲作辯護的傲慢態度，使中韓等國人民不滿的情緒如火添油，紛紛要求政府向日本表明對此事的立場，使此一問題趨於複雜，而逐漸擴大。

韓國政府乃於七月二十六日透過外交途徑，向日本送達有關要求說明事實的照會；翌日內閣會議決定「注視日本政府作有誠意的修正」^⑩。韓國原表示接受日本政府之說明，而不將此事當作外交問題處理，但發現日本政府毫無修正的具體表示，祇得改採強硬態度，在八月三日向日本駐韓大使遞交抗議的備忘錄，要求日本儘速表明具體的修正方案^⑪。

中華民國自「聯合報」於六月二十九日對日本教科書檢定問題發表評論後，各大報亦爭相報導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的消息，揭發過去日本侵華的罪行，同時附圖，提醒讀者。例如「中國時報」以專欄報導訪問三十六年前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的石美瑜庭長的經過，並刊載判決書中部份重要內容。其中有「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爲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京之期間內。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⑫。此種斑斑血跡，豈容日本文部省一筆抹消或掩飾。輿情促請政府不僅要「注意」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事件，對日本篡改侵華史實尤應提出嚴正的抗議。中華民國雖然與日本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政府仍透過亞東關係協會在七月三十一日向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提出「備忘錄」。其中提到「此次日本文部省強迫修改教科書、歪曲史實之行爲，不啻漠視我民族感情，置中日兩民族企求永久和平相處之宏願於弗顧。中華民國政府對此自不能不予以重大關切」。希望日本政府「對修改教科書內容一事，重作妥善之檢討與處理」^⑬。中華民國民間方面，也發起簽名運動，熱烈展開對日抗議活動。

另外，亞洲其他國家與地區，如泰國、香港、新加坡、北韓、越南及中國大陸等地或發表評論，或發動示威遊行與簽名運動

註⑨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註⑩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註⑪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註⑫ [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註⑬ [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以示抗議。總之，日本蓄意篡改教科書內容，掩飾侵略罪行，已成為衆矢之的，備受亞洲鄰近各國同聲譴責。

三、日本政府的因應態度

最初日本政府對外國評論教科書問題，持過分樂觀的看法，認為不致引起重大的政治問題。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鈴木勳在七月二十七日會見記者。他把幾天來各國對日本的抗議歸因於「各國並不瞭解日本的教科書檢定制而發生誤會」，擬對日本的制度充分加以說明，以獲取諒解^⑭。鈴木首相在二十八日晨亦對記者團表示：「檢定教科書時，有『改善意見』和『修正意見』，關於『改善意見』部份，最後是否據以修改措辭，委由出版社自作判斷。日本之教科書並非由國家審定，由於國情不同，可能已被誤解」^⑮。這顯然是將修改的責任推給出版社和作者。同時日本政府基本上堅持不對檢定後的教科書作任何的變動或再修正，希望透過說明來解決問題。

依此方針，日本文部省乃分別於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邀請韓國駐日公使李相振等前往文部省，說明教科書的檢定程序，並要求諒解。韓國公使表示，教科書檢定基本上為日本國內問題，為避免引起外交問題，希望日本秉持良心良知做出令人滿意的處理^⑯。但由於文部省官員在國會依然表示教科書內容沒有再予變動的可能，令人懷疑日本的誠意。韓國便在八月三日向日提交備忘錄，要求儘速表明具體的修正方案，迫使日本作進一步的因應。至此，一直在旁靜觀的日本外務省也不得不出面共同處理此問題，謀求新的解決方案。

八月四日鈴木首相就已發展成外交問題的教科書問題，除指示櫻內外相與小川文相「儘速擬訂政府的對應方針」外，並向自民黨要求協助解決此一事件，進行黨內的協調工作^⑰。六日日本政府決定派遣文部省和外務省高級官員訪問中共及韓國。對中共擬派遣文部省大崎學術國際局長及外務省橋本情報文化局長，對韓國則擬派遣文部省高石官房長及外務省木內亞洲局長，就此事與該「兩國政府」作深入的磋商，詳細說明日方之立場^⑱。但韓國表示，除非是為通知更正教科書之諾言而派遣實務人士，否則難以接受，而予以拒絕^⑲。中共則同意日本派遣官員前往解釋教科書問題。

註⑭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註⑮ [朝日新聞] 晚刊、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註⑯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註⑰ [讀賣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

註⑱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註⑲ [每日新聞] 晚刊、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日本外務省與文部省對處理此一問題的態度，在基本上並非一致。文部省自始即表示不改變對教科書的檢定方針。八月二日在參院文教委員會中，小川文相表示：「教科書出版社能否就已循文部省之改善意見而加以修改之記述，以勘誤方式，重行提出予以復原之請求，本人認為在現行教科書檢定制下，非常困難」²⁰。八月六日日本自民黨的文教制度調查會（會長海部俊樹）與文教部會（會長石橋一彌）在自民黨本部召開聯席會議，並邀請日本歷屆文部大臣出席，就教科書問題交換意見。與會之歷屆文部大臣表示，應基於與鄰邦維持友好關係之基本精神，以謙虛的態度謀求對方理解，但基於教育為內政之基礎的立場，大都認為不可答應以重新修改教科書之有關記述等方式，輕作妥協²¹。八月九日文部省召開緊急幹部會議，亦決定不允中共及韓國要求重新更正歷史教科書有關記述之要求，堅持基本原則²²。

外務省方面則認為與中共、韓國等恢復邦交之際，日本政府已表明對過去反省之意，這是外交關係的前提，如果教科書的記述與此一事實不同的話，就必須加以改正，否則難獲同意²³。八月九日櫻內外相在衆院外務委員會議席上稱：「我們無法否認，包括中國在內，國際間均認定中日戰爭係一場侵略性戰爭，而予日本嚴厲的批評，政府對此一事實，亦應有充分之認識」，暗示文部省應考慮重新修訂歷史教科書²⁴。八月十二日櫻內外相、宮澤官房長官與鈴木首相協商結果，由櫻內發表「外相見解」，謂：「倘若戰爭責任等對歷史的反省，不能反映於教科書檢定制度的運用上，則令人遺憾，有迅即予以匡正之必要」。這是事實上承認教科書有再訂正之必要，並於會後即向韓國傳達此意²⁵。顯然地，此係考慮到韓國針對八月十五日光復節，加強對日批評活動而採取的措施，期以外相的立場預作承諾，以緩和韓國國內的反日情緒。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內閣的意見彼此對立，無法統一，有待首相進一步的協調。

八月十二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崔東鎮邀晤日本駐韓公使後藤利夫，向日方說明：訂正現代史之歪曲部份，並將此反映於明年使用的教科書上，是解決問題的最起碼條件。關於「儘速訂正」的內容，韓國要求「如屬可能，在八月十五日光復節以前，最遲在本月底以前，給予具體的答復」²⁶。十三日橋本外務省情報文化局長等人由北平返日。根據渠等之報告及韓國崔東鎮之提

註²⁰ 《讀賣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註²¹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註²²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

註²³ 《京都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註²⁴ 《每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

註²⁵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三日。

註²⁶ 同註²⁵。

議，鈴木首相、櫻內外相及小川文相等政府首腦人員，於十三日晚研商今後的具體方策。結果決定將對中共及韓國之外交問題與屬國內問題的教科書檢定制度分開處理，除由鈴木首相於下週內發表「首相見解」向中共及韓國表明日本的戰爭責任及對過去歷史的反省外，至於重新更正教科書記述一節，則以其為國內問題，應請委由日本政府處理之方式，謀求解決^②。八月二十三日鈴木首相會見記者時表示：(一)對過去的戰爭給鄰近各國帶來甚大禍害的責任和反省的認識，正確反映在教育上，乃是當然的；(二)決儘最大努力使歷史記述更加妥切；(三)願以中國、韓國能夠同意的方式處理^③。由此看來，預料日本終將接受重新修改教科書的要求，可能在八月底前作成最後結論，以解決教科書問題。

四、教科書檢定的真相

日本民間所撰寫、編輯的教科書是否適宜當教科書使用，必須經過國家的審查。這是介於自由發行制和國定制之間的一種制度。只有檢定合格的，才能當教科書使用。新書或部份改訂的檢定是三年一次，但若遇「學習指導要領」重行修訂的話，則須依指導要領全面改寫。檢定的權限屬於文部大臣。申請檢定的教科書原稿交由文部省的教科書調查官審查，同時接受文部大臣的諮詢機關——教科書用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的諮詢。該審議會對自行調查的結果和教科書調查官的審查結果，加以綜合判斷，以決定是否合格，然後送請文部大臣作最後的檢定。當全面改訂時，從申請到審查合格約需一年時間。

檢定的標準是根據學習指導要領和教育的考慮。檢定時所加的「修正意見」是認為記述有缺陷，倘不依照意見改正的話，就不能合格，是屬於強制性的。另一種「改善意見」是認為記述多少有些缺陷，希望有所改善，如有明確的理由，也可以不改，其最後的判斷是由作者、出版社來決定的。

根據文部省的調查，這次送請檢定的高中日本史和世界史各有十本，引起問題的「侵略」字句，是屬於改善意見。在原稿上使用「侵略」的，日本史有三本，共計四處，世界史有六本，共計十處。依照「改善意見」修改的，為日本史一本一處，世界史兩本三處，其餘則「侵略」依然保留，並未變更。具體變更的例子為：(一)將小標題的「對華侵略」改為「滿洲事變、上海事變」。(二)將「從侵略滿洲開始的十五年戰爭」改為「戰爭……」。以上二例刪除了「侵略」的字句。另外以其他表達方式代替者為：(一)將地圖的說明文「日本侵略中國」改為「日本侵入中國」。(二)將中國方面「和日本的侵略打仗」改為「……侵攻……」等二例，共為四處^④。

註①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

註②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③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文部省在答詢時，常將最後改寫的責任推給出版社和作者。世界史作者之一的東京都立大學教授遲塚忠躬對於依照文部省的「改善意見」改寫「侵略」一事有所說明。他表示：「侵略的字句被認為不妥當要求改寫之事，若是歷史事件的話，可從學術的立場加以反駁，至於字句表達的好壞，就很難反駁，而且會使教科書來不及發行，只好照着改了。」從出版社營業的立場來看，雖說是「改善意見」，也與不修改就不合格的「修正意見」相近。日本史的編著者千葉大學教授宇野俊一也以同樣的理由改寫。若不依照「改善意見」改寫，必須就每一個意見提出不改寫的書面理由。宇野教授負責幕府時代末期以後的部份，在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和南京大屠殺等記述上被加上許多「改善意見」，而提出書面理由的時間只有兩週。由於時間短促，他對於「侵略」就只好不抵抗而「自行管制」了。新詳世界史的執筆者之一的西川正雄東京大學教授表示，文部省雖以「從文章全體的脈絡來看，不宜用『侵略』」要求改寫，但覺得文部省的指摘「有將侵略中國、朝鮮的事實加以正當化的意圖」，始終堅持「侵略」到底^②。

文部省對於「侵略」用語附加意見的理由，雖然沒有具體的說明，綜合文部省官員的談話，其理由大致如下：(一)為求表記的統一。當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支配，均以「進出」記述，而有關日本的部份則為「侵略中國」時，為求兩者的平衡，乃加上變更「侵略」語句的意見，故作者有將「侵略」改為「侵攻」、「侵入」等之例。(二)「侵略」的字句含有價值善惡的判斷在內，對要求客觀記述事實的歷史教科書並不妥當。某檢定官說：「日本和中國的戰爭為侵略戰爭，這在學界確是一種常識，但不用侵略這種強烈的字句，也可以表現同樣的內容。因此僅止於不具有強制力的『改善意見』而已」。其他有關具體的日軍行動，以「侵略」記述時，有改為「進擊」等語句之例^③。

五、引起教科書問題的真正原因

日本這一次教科書檢定，在最終稿本核定之前，就傳聞教科書調查官與執筆人之間屢有爭執，文部省要大幅修改教科書。今年是根據新學習指導要領全面改訂教科書的第二年。去年文部省對社會科的「現代社會」的檢定，已引起左翼「進步文人」的不滿和批評。今年文部省除繼續去年對有關憲法、安保、自衛隊、北方領土、權利、義務、大企業、經濟等的記述要求改寫和刪除外，在社會科的「日本史」、「世界史」中對「天皇」、「侵略」等的記述，採取特別嚴格的檢定態度，而引起普遍的注意。

註^② 參閱〔產經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特報欄。

註^③ 〔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的背景主要是由於：(一)上一代人的窮兵黷武，幾召亡國之禍，不但使得同輩的日本人要分擔他們的血腥罪責，愧對世界文明人類；而且紀錄昭彰，使後代子孫也永遠都抬不起頭來，洗不清一雙血手。現在改寫歷史，把這樁公案沖淡，可以減輕心理的負擔。(二)戰後日本以「和平主義」、「放棄武力」為基礎的憲法精神已深入民心，反戰心態十分強烈，為改變這種非戰、反戰的國民情緒，必須培養愛國心，於是文部省不斷加強對教科書的檢定。(三)戰後三十多年來，日本汲汲於尋求經濟利益，已發展成爲世界經濟大國，爲提高其國際地位，乃欲沖淡侵略史實，以期粉飾門面。

當六月二十六日日本文部省檢定的內幕在日本各大報揭露後，臺北「聯合報」於二十九日除引用日本的新聞加以報導外，並首先發表以「日本文部省的『洗腦』與危機」爲題的社論，適時對日本提出警告與批評。當時中共對此事却沒有任何評論。隔了將近一個月，直到七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才發表短評「必須牢記這個教訓」，批評日本文部省的態度。而七月二十日正是日本自民黨的國際經濟對策特別調查會會長江崎眞澄率團訪問中華民國的日子。

江崎訪問中華民國顯示日本政界脫離中共的氣氛逐漸擴大。自從去年中共對有關總額三千億日圓的整廠設備的契約予以片面廢止或延期以後，日本經濟界對中共就極爲冷淡。過去政界、財界的「中共熱」也因而消退了。趙紫陽在今年五月間訪問日本時，雖然熱心要求共同開發石油、非鐵金屬等資源，協助改進舊有的工廠，但日本方面却表示興趣缺缺，對中共多變的經濟建設基本方針，已不敢領教。中共對日本的冷淡態度，自然極爲不滿，於是藉江崎訪問中華民國的機會，對日本展開批評。七月二十二日北京廣播報導江崎訪問中華民國之事，對「會談中公然使用『兩國』」的字句加以責難，與「新華社」的「竄改教科書違反『中』日共同聲明」的報導互相唱和。日本外交當局表示：「批判教科書運動開始的日期（七月二十日）爲江崎代表團抵臺的當天，這在時間上決不是偶然的」^{註29}。中共八月十五日在「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提到：「最近在日本出現的一股反對『中』日友好的勢力，並非突然而來，也不會忽然而去。三十多年來，日本重新崛起成爲資本主義經濟大國，並隨着國際情勢的發展，進而力求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使一部份從不接受侵略戰爭，並力圖美化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份子認爲時機已到，又圖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舊夢。在教科書中篡改歷史，……企圖向我領土臺灣建立官方關係等等，都是值得人們嚴重注意的動向」^{註30}。綜合這些跡象，可見中共這次批評日本教科書檢定的背後，隱藏着另一個陰謀，希望藉此對日施加壓力，阻止日本過份接近中華民國。

註29 參閱《中央日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社論「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之智」。

註30 日本防衛廳認爲要保衛國家，阻止蘇俄的軍事威脅，首先在教育方面要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參閱一九八一年度日本《防衛白書》，一六四—一六六頁。

註31 正井正行「教科書批判の裏側にあるもの」、《朝日ジャーナル》週刊，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三日號。

註32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社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六、結語

這次日本藉檢定教科書改寫日本侵略史實，受到中華民國、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責難、抗議，表示這種作法含有相當嚴重的問題，也表示日本對曾經受到侵略禍害及殖民統治痛苦的國家及其人民缺乏瞭解。今日的國際社會和以前主張絕對主權的情況已經不同。尤其是第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的組織更加緊密，往往超越國家的範疇，而相互影響。在第二次大戰後，日本雖然喪失了在亞洲的殖民地及勢力範圍，可是曾被日本統治，飽受侵略禍患的民族，對日本的行動和政策經常表示關心和注意。這一點日本必須充分的加以認識。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國內問題了。

戰後日本在經濟上的努力，使日本成爲經濟上的大國，固值敬佩，但若濫用經濟力量，將使日本在國際社會中陷於孤立。經濟力量愈強，更不應誇耀其經濟能力，而要謙虛慎重地考慮對方的立場，負擔起對國際社會的責任。若挾其強大的經濟威勢壓迫劣勢國家，則將造成國際秩序的混亂。在今日緊密的國際組織中，考慮對方的立場，以冷靜合理的態度，互相妥協，才合乎雙方的利益^⑤。因此，我們切盼日本能以這種態度來妥善處理教科書的檢定問題。

註⑤ 衛藤藩吉「國際社會に生きる日本の視點」、〔産經新聞〕、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日正論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共黨民主集中制之批判」

劉勝驥著

本書研究共產國家選舉、領導、組織紀律、會議報告、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了解中共式民主制度的最佳著作。

25開本 全一冊 計三六六頁

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

郵撥一四六四三一號劉勝驥帳戶